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，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，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“微”机四伏？

过节朋友相聚，让我不免叹息的是“微”机四伏。

有人发现爱飙车的儿子得了一种病，他称之为“无心症”——脑子是一块电子芯片，对这个世界没有温度。他说这心魂的疏离才是最恐怖的。如今高铁一再加速度，乘客统一为“低头族”。个人面目，也恍惚不清被忽略……

不妨举目，做几节精神体操。本期《行者》，周宪教授提倡慢读，把阅读带回沉思默想的“瑜伽”状态。再看“活在当下的明朝人”忆明珠先生，独行潭底影，数息树边身。更在意“树梢上的一抹新绿”。

慢读文字、草木，或可与自然声息相通，慢慢软化那坚硬的日子。

今天你“慢读”了吗？

文/周宪

飙车和读书本不相干，突发奇想拉郎配，把两个词儿扯在一起，无非是想说明当今日常生活的那些事儿。

飙车乃是一种高速体验，和当下生活颇为相像。飙车人最着迷的就是高速的刺激，注意力全在高速行驶，周遭景物稍纵即逝而兴趣全无。

飙车不啻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存方式的某种象征！速度不但昭示了人们思维方式、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快节奏，它亦是一种生存的政治，一种膜拜的价值，一种效法的规则。工作也好，学习也好，时尚也好，甚至饮食、交友、恋爱、婚配，都遵循速度法则。快即代表效率，快意味价值；相反，慢则是效率低，意味着落伍。在日常语汇中，我们有太多“飙车语”被创造出来，诸如“抢红包”“快餐”“闪婚”“速配”“秒杀”“快递”“高铁”等等。倘使说语言是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面镜子的话，那么这些词汇的流行生动地表征了当下社会和文化的变迁。问题是，当我们痴迷于速度时，会不会失去什么？俗话说得好，有得必有失。飙车唤起了对速度的无限迷恋，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期待，快了还想更快。想来这样的心态已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曾几何时，优雅的文学阅读也逐渐被飙车式的速度体验所僭越。人们做事不再十年磨一剑，于是冷

落了细嚼慢咽式的阅读。短小精悍的各式散文大行其道，揭橥了我们阅读生态的变迁，即读即罢的阅读很是契合飙车的速度法则。与其花上一两个月时间去专心细读《红楼梦》式的煌煌巨著，不如飙车式地跳读各式流行读物，碎片化的电邮、微信、短信、段子充斥着我们的阅读世界，飙车心态的蔓延已深刻改变了阅读习性。此阅读境况病态乎？健康乎？

导致今天阅读生态剧变的原因颇多，视觉文化崛起和阅读方式的转变不可小觑。有研究指出，看电视和阅读书籍是两种判然有别的文化。前者是不容思考，遵循速度法则。每秒24帧画面不停地向前奔跑，在一个个飞速驰过的镜头面前，容不得你半点思索和推敲。但翻开书页则是另一种情境，你可以静静地阅读，或掩卷沉思默想，或来来回回地反复阅读某些篇章。较之于看电视，阅读书籍是更具理性的活动。随着看电视成为人们习得的日常文化行为，这一习性悄悄地渗入阅读行为之中。比如一种“电视选台综合征”，看电视时不停选台换台的焦虑。此种焦虑在网络浏览的在线阅读中经常见到，不停地点击和刷新链接，不断地转换页面，在海量信息中寻觅并不存在的最佳阅读资源，就像是快了还想更快的飙车心态。虽然频繁转换的页面在眼前一闪而过，可并未留步驻

足悉心阅读，这与飙车无暇顾及沿途风景别无二致。在线阅读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不停地点击，不断地链接，即读即换，随意浏览，选读、跳读、速读、片读……，我们的阅读心态像是在飙车一般。看了无数页面却什么印象都没有，什么信息都没关注，深度思索和专注焦点在这种阅读中荡然无存。飙车式的速读改变了我们的阅读生态，“平面化”和“碎片化”的阅读愈加明显。然而我们却没有察觉自己的阅读习性已悄然改变！

也许无法断言读得越多越快，失去也就越多越快，然则飙车式的行为方式、“电视选台综合征”或流动的在线阅读，它们共同之处就是速度、速度还是速度。匆忙一瞥的阅读，深刻改变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印刷文化的阅读方式。面对飙车的速度法则，我想实在有必要提倡一种“慢读文化”，一种类似于品茶式的阅读。抛开飙车心态，细细品味，慢慢研读，体味文字世界里的隽永和惊奇。

诚然，慢读并不足以抗拒现代化的速度政治，甚至也无法使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慢下来。不过，如何在高速运转之外的闲暇时光里保持“慢读”心态，却是一个甚为重要的生存策略。主张“慢读”，就是提倡一种悠闲的审美阅读；主张“慢读”，就是回到那种原先的细品式阅读；主张“慢读”，就是把阅读带

回沉思默想的“瑜伽”状态。所以，“慢读”的要旨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延长，而在于一种对文字的亲近和敬重。“慢读”把读者转变为倾听者，在“慢读”中和文本间促膝长谈，在默会中咀嚼文字的魅力。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讨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时，指出传统艺术有一种特别的韵味，它唤起的是一种审美的静观状态，亦即一种沉思冥想的状态。今天流行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，其欣赏方式则是震惊，他形象地描述说，震惊乃是一种子弹瞬间击穿胸膛时的触觉感，看电影正是这样的感受，我想它颇为接近于飙车体验了。本雅明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何为静观：“一个夏日的午后，一边休憩着一边凝视地平线上的一片连绵不断的山脉，或一根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阴的树枝，那就是这片山或这根树枝的韵味在散发。”

诚然，我们免不了还会去飙车，让自己“震惊”一把。但不要忘记有一种慢读在等待你去体验。暂别飙车式的工作后，别忘了歇息在书房一隅，沉浸于静谧的书籍中，让“慢读”为你敞开另一个世界！

终日飙车一样忙碌的你我，也许每天都该自问一句：“今天我‘慢读’了吗？”■



沙痕
摄/田必勇

清清玉兰

文/喻慧

南师大校园里有几棵很大很大的玉兰树，开花时节像一蓬蓬雪白的火焰，燃烧出一派蓬勃的春天。

我妈妈是南师大的老师，我上小学前住在校园里。正值文革，大草坪上有一座很高的毛主席挥手雕塑立像，在他下面，满是铁丝上晾晒的白花花的大字报，我领着我弟弟去看热闹，那时他只有三岁。

草坪边上有排低矮的铁丝网，大概是为防止践踏草地，草地早已被无数人踏过，我从网上面跨了过去，弟弟小腿短，一只脚过去了，另一只脚却挂在铁丝网上，倒栽葱头朝下，脚上鲜血直流。吓得我一路哭着在大字报迷宫和人堆里找我妈妈，等我把妈妈领到出事地点，弟弟已经不见了，又吓我一身冷汗。后来只记得夜晚下着雨，我

背着弟弟，我用力地撑着油布伞，去卫生院打破伤风针。

那时，不记得有玉兰花的白，只记得大字报的白色海洋。

古林公园也有两行植在道路旁的白玉兰，从坡上望下去，仿佛通往仙境的大道。

如今我院子里有三棵大玉兰树，看它从笔尖似的一点点白色花蕾，一直到满树洁白，随着春风一

天一个样子。难堪的是无情风雨，在花满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就被打得满目疮痍、锈迹斑斑，像一团团破抹布挂在树尖。洁白娇嫩最是不堪一击。

画玉兰曾自题诗一首：春来梦笔要生花，管它严冬霜雪打，人间还需仰头看，皎皎洁白自无暇。■

赵翼如

《行者》文学周刊，每周一见报(4个版)。期待您品读之后的“回声”，并欢迎投稿。
邮箱:xdkbxingzhe@126.com

《行者》刊登的稿件，江苏省内媒体严禁转载；省外媒体如需转载，需经本报同意，并在刊登时注明出处。